

文物题材舞剧再出“爆款”

《五星出东方》激活千年之想

本报记者 郑娜

上元灯火点亮夜空，翩翩舞者仰望祈愿……元宵节期间，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题材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登陆河南卫视、哔哩哔哩多平台元宵晚会，“锦绣舞”“灯舞”等舞段火爆出圈，引发全网热议。

这部舞剧是如何锻造出来的，具有哪些艺术特色？在文物题材创作上，这部剧带来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近日，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北京演艺集团共同主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舞剧《五星出东方》主创与专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用舞剧的形式讲述国宝故事

舞剧《五星出东方》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共同制作，北京歌舞剧院、新玉歌舞团演出。

舞剧的构想源于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一块汉代蜀地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上面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该文物的出土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谈及为何选择以舞剧的形式来讲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件国宝故事时，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佳琛说：“用文物讲故事首先要让文物活起来，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舞剧是活化文物很好的形式，因为舞蹈是最原始、最本真、最普及的人类艺术形式。”

舞剧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剧”从何来。虽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广为人知的一件国宝级文物，但由于这块织锦护臂能利用的线索很有限，舞剧《五星出东方》在故事创作上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赵佳琛介绍，为了挖掘到更多素材，本着严谨的创作态度，主创团队亲赴新疆和田采风，光是剧本就修改了12稿。创作过程中，来自历史、文学、文物、哲学、宗教、舞蹈、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对剧本内容进行细致讨论，反复研究剧目的创作思路和方向。

最终，这部舞剧从尼雅考古现场开篇，通过考古人员发现织锦护臂后进入时空隧道，拉开故



丰沛的舞蹈想象力激活文物内涵

舞剧的“舞”和“剧”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平分秋色。舞剧是以舞蹈为载体的舞台表演艺术，“舞”至关重要。

舞蹈动作构建了舞剧的戏剧矛盾冲突和情节叙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于平认为，作为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戏核”，古丽米娜饰演的春君以充满戏剧性的舞蹈表演，起到了沟通人物关系、化解戏剧冲突的关键作用，构成了这部戏的戏剧张力，成为这部剧的点睛之笔。

在舞剧《五星出东方》中，各式各样的舞段让人过目不忘。婀娜妩媚的“灯舞”、端庄大气的“锦绣舞”、火热动感的“集市舞”、激情奔放的“蹦迪舞”……观众们既可以找到民族舞和古典舞的影子，又仿佛能看见街舞和踢踏舞的交融，别出心裁的舞蹈创作让该剧获得不少好评。今年元宵节期间，剧中的“锦绣舞”和“灯舞”等舞段在亮相多平台元宵晚会后，更是登上了网络热搜榜，受到全网关注。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认为，舞剧《五星出东方》的舞蹈编排凸显新意。从西域舞到汉唐古典舞，从民间民俗舞到宫廷乐舞，以及华彩式舞蹈，作品在舞蹈编排设计上将不同舞种进行了非常自然的融合与对话。

“舞剧《五星出东方》最突出的艺术创新点，在于运用舞蹈想象力去激活深埋于边疆考古遗址中的那些鲜活故事，实现考古学与舞蹈艺术之间的想象力遇合。对织锦护臂的丰厚象征意义展开联想，构想出汉代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舞姿。西域风、中原风、中原西域融合风三个系列的舞蹈语言构思，又把观众带回到一个想象的汉代跨民族间交往的中国图景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川说。

继灵感来源于文物《千里江山图》的舞剧《只此青绿》走红后，舞剧《五星出东方》的出圈，再度让人们看到文物题材艺术创作的广阔空间。王川认为，这部作品给艺术创作以宝贵启迪。中国还有许多“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的文物在等待着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们，期待他们施展非凡想象力，让过去的那些精灵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活起来，丰富观众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和向往。



本文图片为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 牛小北摄

事的大幕。舞剧以织锦护臂为构想之源，生发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汉朝戍边将领奉命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情谊。舞剧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故事虽然是虚构，但是这个故事的设计符合生活逻辑，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巧妙还原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通过艺术真实的典型化实现历史真实的活化，润物无声地使观众接受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表示。

舞蹈往往不善于讲故事，它更重要的是抒情，但是舞剧创作必须注重文本和舞蹈的融合。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认为，舞剧《五星出东方》做到了文本和舞蹈的相互验证，除了抒情之外，在讲故事方面比较成熟，编导很好地驾驭了文本，因而让舞蹈具有了文学性。

“一般的舞剧，经常是看开头就知道结局，也能清楚人物脉络，鲜能让人去思考文本或文学价值。但这部舞剧，它能够带着观众跟着人物的命运去行进。”赵铁春说。



杨乘虎

谷爱凌、米哈伊尔·谢尔加切夫、凯·维尔拜·艾丽斯·梅里韦瑟、多诺万·卡里略、凯蒂·奥默罗德、赵嘉文……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运动赛场上的健儿们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他们的备战故事牵动人心，赛场下的

故事也引人入胜。近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荷兰洞察电视公司联合制作的6集纪录片《飞越冰雪线》，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通过一年跟拍，独家记录冬奥赛场上7位顶尖冰雪运动员备战北京冬奥会的真实故事，以全球视野传递奥林匹克精神。

《飞越冰雪线》以不同人物诠释不同主题，有拿奖时的荣耀时刻，也有压力之下的彷徨；有不屈不挠的非凡毅力，也有为热爱而拼搏的激情；有纵身一跃的风险，也有为国而战的牺牲……影片没有将视角局限于运动员和比赛本身，而是将镜头扩展到他们的心理情绪、团队家庭、人生经历等赛场外的“B面”，追溯、展现选手们的职业生涯与人生选择，塑造更为饱满、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片中，关于荣耀、压力、激情、牺牲等命题的解读颇为深刻，既指代冬奥赛场也指代人生战场，具有丰富的现实价值。

对于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两金一银优异成绩的谷爱凌来说，荣耀意味着什

呢？年少成名的她回答得颇为简单：每一天都朝着胜利去努力，这就是荣耀。对于理想的坚定与坚持，既是她多年来的选择，也是她对于“荣耀”这一命题的答案。作为美国厄尼姆镇第一位参加过奥运会的女运动员，拥有过人天赋的艾丽斯·梅里韦瑟在参加高强度训练时，会反复问自己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多年来她以自己的身体疾病作战，正是这种战胜痛苦、超越极限的毅力，让她无畏地走向冬奥与人生的赛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运动员们的比赛、训练、生活不断调整和变化。《飞越冰雪线》摄制组调集全球各地的拍摄团队，前往运动员训练场地拍摄，片中的许多画面都是独家呈现。纪录片采用全球先进的冰雪运动拍摄技术进行制作，通过引人入胜的冰雪极限画面，呈现关于勇气、成长和收获的故事。高制作水准的影片将在世界多个国家同步播出，生动展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将中国的冬奥故事传播得更远、更深。

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最纯洁、最富于幻想的时代，而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又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喜好。我们俩从小就喜爱舞蹈和戏剧。弦和小时在新加坡侨居时就经常给大家跳舞，至今还有几张当时的照片保留下来。而筠英，在小学时就多次和同学们一起代表学校参加汇演，表演欢快的新疆舞，就是平时走在路上，也常常琢磨自己表演的舞蹈动作。1956年，我们俩分别考入了北京市少年宫的舞蹈组和戏剧组，成为少年宫成立以后的第一批组员，开始了我们最早的艺术生活。

我们刚到少年宫时，只是11岁的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对艺术的向往和憧憬。每当观看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演，心中便不由得发出感叹：“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他们那样……”当我们第一次被辅导员领进练功房、排练室时，仿佛走进了艺术的迷宫，那种新奇、欢喜、奇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刚开始学习时，我们总以为文艺嘛，就是快快乐乐，蹦蹦跳跳，没什么烦恼，没什么困难。但是随着基本功训练的开始，各种排练的到来，我们渐渐尝到了另一种滋味。正规的基本功训练要求非常严格，把杆上留下了我们的汗迹；大镜子里映照出我们的眼泪……一切并不如我们想得那样轻松。

筠英还记得，刚到舞蹈组的时候，在课堂上随音乐做着擦地、踢腿的动作，时间稍长一些，腰腿就感觉很酸，不知不觉地腿就抬不起来了，腿就松下来了，脑子也跑神了。“啪”的一声，顿时屁股上一阵热辣辣的疼痛，原来是老师打了一下，筠英哭了。后来，这位老师带着同学们到舞蹈学校的练功房参观，只见那里的老师正拿着棍子，在拍打一个同学的屁股，而那位同学立刻提起精神，把腿收紧，把腿抬高……原来这是一种叫你收紧肌肉的手段呀！还有一次跑圆场，辅导员要求大家两腿紧，步子要小，但要快。大家走了两圈觉得累，就大步流星地跑起来。辅导员立刻叫停，严肃地说：“像你们这样跑，三分钟就到故宫了。可对你们起什么作用呢！”大家改变了跑法，又认真地练起来。

同样，戏剧组的活动也是既有趣又艰苦。弦和也还记得：排练话剧《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时有一段打架的戏。当时同学们心想这还不好办，动动手，踢踢脚，打几拳踢几脚不就行了。于是，排练时我打了他一拳，他踢了我一脚，看着有人在地上四脚朝天，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顿时打架变成了开玩笑。老师马上严肃地批评我们，如果把演戏当成儿戏，就不上课了。大家可吓坏了，真的你一拳我一脚地打起来，结果两人滚到地上，他抓着我的领子，我扯着他的袖口，谁也不放手……戏又无法进行下去了。老师又停止了排练，既表扬了大家严肃认真的态度，又告诉大家，戏既要有生活的真实，又要有方法，要假戏真做。老师一招一式地给大家排起来，第一拳要对方的胸前方向打，快要打到他时，他把胸缩回来，再往后退。摔跟头也有学问，要先屈腿，然后用小腿外侧，背侧着地，最后头再着地……老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讲解，大家反复地练，直到学会为止。

在少年宫，我们不仅学习了许多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记得有一次



瞿弦和与张筠英 郭红松绘

永葆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

瞿弦和 张筠英

为解放军演出，临上场之前，筠英找不到演出的靴子了，急得团团转，最后不得不向辅导员报告。辅导员对大家说：救场如救火。他带领大家打了一场“包围战”，终于在另一个舞蹈节目的服装中找到了。这一次深刻的教训使筠英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每次演出上场之前，她都要把自己用的服装道具好好检查一遍。

1961年我们高中毕业，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不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又以成年演员的身份回到少年宫戏剧组参加话剧《英雄小八路》的排演。一次演出，筠英在边幕候场，忽然发现场上少了一个重要道具——花盆，怎么办？筠英想起了“救场如救火”这句话，以最快的速度从后台找来这盆花，在上场时带了上去，并临时加了一句台词，把这一失误掩盖了过去。事后，筠英把自己以前的教训告诉落小花盆的小演员，还给他讲了要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的道理。我们用自己当年学习时的切身体会，搞好传、帮、带，剧组的小演员们的思想觉悟及表演技巧都有了一定提高，他们的钻研精神更强了，排演的秩序好转了。

现在，我们虽已年逾古稀，但少年宫里的学习和生活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使我们受到艺术的启蒙，永远要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从事自己心爱的艺术工作。

（作者为表演艺术家、朗诵艺术家）

吕剧《归·源》亮相

山东省吕剧院探索小剧场剧目

本报（记者郑娜）近日，由山东省吕剧院创排的小剧场吕剧《归·源》在济南百花剧院精彩亮相。

《归·源》旨在通过讲述一个关于人生与命运的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道德价值观念，引导观众思考、追求向善向美的生命态度——唯有归本溯源，恪守正义良善，方可抵达安稳和幸福。作品以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的剧情，既传统又现代、贴合时代审美的舞台呈现，朴素深情的唱腔，雅致简洁的舞美以及飘逸精美的服装，于方寸之间演绎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带给观众近距离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归·源》在创作上坚持从受众出发、从戏剧本体出发，回归戏曲精细化表演，让观众获得纯粹、完美的体验，领略独特的气质风格，独到的精神表达。以此为理念，剧目生发出一系列创新：比如设置剧场中的剧场，让观众走上舞台看戏，实现在大剧场内的小剧场观演关系的改变；以“少”人物展现“大”人生，以更多“内心”探求深刻“外化”表演；追求深层次的真实，找寻和把握演员与观众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戏剧与

生活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统一；采用吕剧传统乐队编制，还原吕剧本身纯正的韵味；让乐队、伴唱与演员同台，编组三组数控控台应用于场景转换、地点流转等等。

这部戏一经亮相便收获许多肯定与好评。很多观众没想到吕剧还可以这样演，感觉耳目一新。大多数观众都是第一次走上大剧场的舞台看戏，获得了不一样的观赏体验，大家纷纷表示如此近距离观看演员的表演，十分震撼。



吕剧《归·源》剧照 山东省吕剧院供图

跟随中外运动员

『飞越冰雪线』

杨乘虎